

中国学人的气质与风骨

童中焘《映道——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》新书首发



《映道——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》
童中焘/著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/出版

3月5日,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,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、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协办的“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——童中焘《映道——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》新书首发分享会”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南山书屋举行。此次活动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学术推广品牌“浙美·湖山书话”之第二话,也是潘天寿纪念馆举办的“记得先生”系列展之“映道——童中焘中国画笔墨传习展”的最后一场活动。

《映道——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》的作者童中焘先生,字孟焘,1939年生,浙江鄞县(今宁波市鄞州区)人。196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(今中国美术学院)中国画系并留校任教,曾为陆俨少先生助教,后任中国画系主任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李可染基金会艺委会委员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,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他的画骨气清刚、风神秀发,奇崛与豪隽共济。在中国山水画,尤其是对笔墨的理解、研究、继承和开拓上,童中焘先生具

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见,并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回答了中国画什么、如何画的问题。

“映道——童中焘中国画笔墨传习展”自2021年11月26日在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开幕以来,不但在业内广受好评,而且在社会上也引发广泛关注。《映道——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》一书正是在“映道”展览的基础上深化、拓展而成的,内容比展览更为丰富、全面、深入、细致。该书是童中焘先生通过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思考,对中国画的基点和高度,尤其是笔墨的要义、精髓做出的深刻解读和独到示范。

童中焘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,展览和图书以“映道”为题,不仅为展现中国画所追求的“道”,亦展现中国画笔墨的传承之道、开拓创新之道。《映道》分为“求学之路”“笔墨之道”“应目会心”“拓境扬道”四个部分,论及师承、研习、实践、探索、反思等多个方面,系统全面、图文并茂地呈现了童中焘对中国画笔墨实践与研究的心得体会,深入探讨了中国画尤其是笔墨的特点、规律和精神,同时以典型个案反映了中国美院中国画教学的体系、理念和方法,对中国画的学习和研究极富启发性。

分享会上,童中焘从吴昌硕先生给潘天寿先生所写的诗句“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,一跌须防堕深谷,寿乎寿乎愁尔独”开始,谈到潘先生一生牢记吴先生的劝勉,在艺术发展道路上尤其注重“留”(中国画用笔“平、留、圆、重、变”之一),并以张大千伪造书画的例子作对比,强调中国画“画如其人”的思想内涵,即做人的重要性。并以《映道》中所写的感言作为结束语:“从事中国画的人一定要有理想,至于能不能达到,是另外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达到,可能是我们的能力不够,或者功夫未到。但是,做人一定要有理想,要向善。没有追求,生活就没有意思。追求的东西不一定能达到,但是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追求,这是关键所在。”(黄俊娴 郭哲渊 刘晓丹)

《艺游发轫——何瑞乐艺文论稿》



《艺游发轫——何瑞乐艺文论稿》
何瑞乐/著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/出版

近日,由何瑞乐著写的《艺游发轫——何瑞乐艺文论稿》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艺游发轫》一书,是由何瑞乐十多年

来撰写的文艺评论作品组成,涉及书法、国画、油画、散文、诗词、小说、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。从不同角度彰显了他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喜爱。圣人孔子说过,“据于德,依与仁,游于艺”。通过拜读此书,您可以看出他用所学的知识在书画及评论方面有专攻,为内蒙古的许多书画家写了书评,受到了内蒙古书画界的高度关注。

何瑞乐,1983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,2005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,获美术学、汉语言文学双学士学位,201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,获文学(艺术学)硕士学位,呼和浩特市2018年政府引进人才,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美术馆(呼和浩特市书画院),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,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会员,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会员,呼和浩特市诗词学会副秘书长。(张春生)

《砚边人文》书法批判精神

■朱东旭

最近,读北京张瑞田先生书法批评文集《砚边人文》,可谓痛快淋漓,又令人深思。

《砚边人文》共分三篇,57篇文章,均涉及中国各朝各代文化名流或学问大家,仅民国大师级就有:梁启超、鲁迅、陈独秀、章士钊、黄宾虹、齐白石、傅雷、高二适等,高达数百人……由这些人与物遗留在人世间的众多的精彩人生和人文故事,恰到好处与书法批评结合,在分别写好名流大家简历、思想追求和社会地位时,先让读者“知人”后再“论世”,最后笔墨着眼点落实在名流手札艺术,以此切入书法批评。

比方《最后的士大夫——章士钊其人其书》着眼点先写章士钊“爱管闲事”,为高二适工作多次写信找毛泽东的故事,看似与书法没有多少联系,后却借点评章士钊写给毛泽东手札,将人文书法,人格精神凸显出来,文章显得精彩异常。

但《砚边人文》一系列文章,着眼点并非作者“卖弄”文学或人文“考据”,主要还是借此渐而介入书法批评。

像上编“书史书义”《赵壹书学思想阐释——〈非草书〉与〈刺世疾邪赋〉比较谈》,虽然表面上依旧延续原先的写作风格,但很快有的放矢,借古喻今,先分析赵壹写《非草书》原因,然后点明这与东汉行将就木、腐朽王朝的政治制度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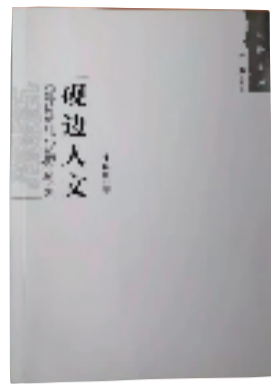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以书法作为论点,针对东汉帝刘宏在整肃吏治,重振朝纲,以及选拔制度上,过分强调书法与辞赋的重要性的唯一的政治制度,逼迫着众多读书人为迎合帝王,终日陶醉沉迷草书技巧中,乐不思蜀,夕惕不息,疯狂写字,追寻模仿流行书风。

赵壹作为东汉儒家代表性人物,骨子里那份责任感,敏锐感到刘宏这种本末倒置价值观,无论治国理政还是安定人心,包括书法创作都是不可取的。

赵壹难掩其愤,带着纠结悲感,这才写下了《非草书》,指出当今众多知识分子和官僚陷落在张芝、杜度和崔瑗草书中不能自拔:“钻坚仰高,忘其疲劳,夕惕不息,然其工拙,亦如效顰者增丑,学步者之失节”不如将重心投放在七种经书上,对后世影响难道不够深远吗!

读毕《非草书》,任何读者都有可能触摸到作者的情感思想。想到现在在全国有多少书法人,同样也在拼着生命,扎堆为入展,为获奖,为争入中书协,一天到晚琢磨国展书风,拜评委为师,需投其所好,夕惕不息,疯狂写字,以谋求一旦入展获奖,好利便随之而来的现象,借古喻今的嘲讽十分深刻。

《书法情境浅解》一文,作者以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出版《论戏剧性》开说,最后引至书法创作,阐明戏剧与书法虽有共性也有差异,但在人格精



《砚边人文》
张瑞田/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/出版

神层面上却是一样的:

“千万要警惕书法作品,成为政治上附庸,书法艺术在情境中需要独立精神。”

——《书法不是最高级的艺术》,瑞田先生引经据典,以事实举例说明无论中国古代,还是现当代,把书法当成唯一的艺术是对书法本身的亵渎。

“因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,与其它姊妹艺术是并存的,平等的,没有层级之别,高矮之论。”

下编“且思且语”,瑞田先生的文章,犀利的批判锋芒更加强烈,直截了当批评当今书坛出现的种种“不良”现象,比方针对当代很多书家,包括书法理论界一部分人也都存有“重书写,轻思想”的现象,他疾呼:

千万不能把“思想深度”让位给作家或其它类别的艺术:不能让技术操作淹没了个性和情感,不能仅限在被动的抄录古诗和警句,降低了书法品格:我们需要有思想的书法家。

但瑞田先生明白,他的这份真诚和呼喊,到底能有多少书家认可?最后,他只得借用书法家《游寿的话题和游寿引起的话题》中一段话:

“旧社会账房先生,成天写字,可是没见出过几个书法家,他们这种字,人民管叫‘买卖字’。眼下是账房先生没有了,‘买卖字’一天天多了起来。”

多年前,瑞田先生以作家身份介入书法批评的,作为两种艺术情怀的艺术家,对书法批判精神的执着坚守,肯定不受欢迎,招至非议和打击自然难免。

2007年瑞田先生与上海斯舜威先生共同在《书法报》分别开设《老斯说话》《瑞田观点》专栏,由于《瑞田观点》秉着正义与良知,文章犀利而尖锐,2012年因《书协究竟是什么组织》文章,遭受西北某省书协主席跨省封杀事件。

忧虑、忧思、批评、批判是瑞田先生内心真实写照,他是不会屈服、不会妥协的。

维护书法批评的批判力量,是当代书法的价值所在,由此体现出书法批评家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。